

俄国学术史视角下的高加索研究： 体现“边界”属性的特别案例*

石 靖

【内容提要】 高加索是大众熟知的地理概念，但高加索山脉作为地理分界的属性却难以聚合被称为“高加索地区”的明确地域范围。在涉及高加索地区的学理性研究中，由于研究视角和目的的区别，其地域划定存在多种版本，其困难在于高加索自身就附带有“边界”的涵义。对高加索地区的关注、资料收集整理和系统研究，因地区的“边界”属性而生发出独特的问题和议题，与此同时也面临不少基于在地化因素的现实困境。俄国是近代以来与高加索存在深度接触的国家，在高加索研究方面具有厚实的资料和学理积淀，因而对其加以梳理是贯通学术研究脉络的必要工作。从18世纪后期至当前阶段，高加索与俄国的接触和结合存在不同版本，但俄国中心地带对于高加索作为“边界”的意识和所赋予的战略意义未发生改变。基于俄国关于高加索稳定的战略定位，涉及高加索研究的内容也清晰体现出独特的“边界”性。在当前区域国别研究迅速发展的背景下，高加索研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其原因之一也正在于它是体现“边界”属性的特别案例。

【关键词】 学术史 高加索研究 “边界”属性 边疆研究 高加索地区

【作者简介】 石靖，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博士后研究员。

高加索是广大欧亚空间的一个特别的地理单元。谈及高加索，首先对应的概念应是以“高加索”命名的山脉系统和毗邻地区：横亘在黑海（西）和里海（东）之间的高加索山脉，作为历史和现实中的重要自然屏障，成为周边地区最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欧亚‘中间地带’国家的历史记忆与在地化政治逻辑研究”（22CGJ034）的阶段研究成果。

重要的地理因素。高加索的称呼，最初来自于古希腊地理和历史学家，他们称高加索为“Kaukasos”^①。不论是拉丁化的“Caucasus”，还是俄语中所使用的“Кавказ”，它们都来自相同的词源。

19 世纪是俄国力量真正进入高加索地域的开端。在长达近半个多世纪的高加索战争^②中，俄国出现了以军政目的搜集并整理高加索地域各类信息的早期研究，其直接且急迫的目的在于服务帝国的扩张战略。在高加索被纳入帝国之后的阶段，俄国知识界也表现出对高加索的浓厚兴趣，并在多个维度开始产出基于信息整理的成果。例如在 19 世纪初，俄国科学家开始在北高加索地区进行现代地图研究。19 世纪中后期，相继出现了中等和大比例尺的高加索地图，并开始对高加索山脉峰顶海拔开展科研调查^③。进入 20 世纪，对高加索大部分地区的调查研究都是由苏联研究人员进行的^④。后苏联时代，高加索与俄罗斯的关系转变注定了科研关注角度及内容的再次更新。因此，高加索研究不可避免地体现出浓重的俄国元素。

基于近代以来俄国与高加索的特殊联系以及因扩张、统治及相关调查研究所积累的信息和知识，俄国语境中的高加索研究是特别值得关注和借鉴的。虽然俄语中“Кавказ”的词源来自时间更为久远的古希腊时期，但在当代语境中，俄国的成分则与“Kavkaz”的概念绑定更为紧密。在某些特别的情境下，拉丁化的“Caucasus”甚至也会让位于属于俄语的命名方式，而这种情况也是被专业研究者所接受的。高加索学（Кавказоведение）^⑤ 及高加索研究者（кавказовед）也是由“高加索”一词派生，从另外一个侧面呈现出高加索之于俄国的认知意义。

① Duane W. Roller,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An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② 19 世纪的高加索战争的主要目的是打破北高加索山地民族的界限，最终的结果标志着俄国对高加索的全面征服。可参见：Блиев М. М., Дегоев В. В. Кавказская война: 1817–1864 г. М.: ТОО “Росет”, 1994; Мусульмане Северного Кавказа: Обычай, право, насилие: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права Нагорного Дагестана/В. О. Бобровников.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РАН, 2002; Первая Кавказская война, 1817–1864 г.: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 –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е в 3 кн./Магомед Гасаналиев. 2 – е изд. Махачкала: б. и., 2011; Moshe Gammer, *Muslim Resistance to the Tsar: Shamil and the Conquest of Chechnia and Daghestan*, London: Cass, 1994.

③ 例如：Карта из учебного атласа по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составленного и изданного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Е. Замысловского в 1869 году.

④ “Caucasus – Study and Exploration”. <https://www.britannica.com/place/Caucasus/People#ref47866>

⑤ “高加索学”起初的内容在于语言，后来出现更多的研究方向。Больш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https://bigenc.ru/linguistics/text/2031488>;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кавказоведение: Справ. персоналий/Северо – Кавказ. науч. центр высш. шк., науч. – исслед. ин – т Кавказа. Северо – Кавказ. акад. гос. службы; Сост.: В. В. Черноус, И. Е. Романова. 2. изд., испр. и доп. Ростов – н/Д: Изд – во СКАГС, 1999. С. 199.

目前，从俄苏研究到或许更为全面概括的欧亚研究，再具体到时下常被使用的“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它们的时空侧重存在一定区别。高加索是重要的地理区域概念，近代以来一直作为“边界”释放独特意涵。高加索研究是否可以被视为欧亚次区域研究的重要分支，从与之关系最为密切的俄国学术史中寻找答案是必要的。

一 18~19 世纪俄国南部边界的变动与高加索情节

谈到俄国全面征服高加索，这一历史过程通常被认为发生在 19 世纪初并延续至中期。从 1796 年俄罗斯帝国出版的地图还未扩展至北高加索山民的聚集区域，到 1864 年高加索战争结束标志着俄国对高加索的绝对控制，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见证了无数帝国征服与扩张的故事细节。从俄国的视角来看，征服与扩张标志着俄国研究高加索议题的开端，连年征战、联络交往以及探险考察也奠定了俄国高加索研究的基础。

从时间线来看，俄国军队早在 18 世纪后期的俄土战争中穿越了高加索山脉，与位于高加索南部的西格鲁吉亚王国产生碰撞，并主要针对奥斯曼土耳其人展开西线作战^①。之后便是 1783 年订立的《格奥尔基耶夫斯克条约》，东格鲁吉亚王国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保护国。1801 年 1 月，俄皇保罗废除《格奥尔基耶夫斯克条约》，签署了将东格鲁吉亚王国并入俄罗斯帝国的法令^②，结束了巴格拉季昂王朝（Bagrationi Dynasty）的千年统治^③，这一事件也正式标志着俄国征服高加索的开始。继保罗之后，亚历山大一世在同年 9 月签署法令，宣布建立格鲁吉亚省并对其进行管理^④。

俄国力量在格鲁吉亚东部的不断推进，引起了波斯方面的不满，并逐渐形成高加索东南方向的激烈对抗。在这一阶段，俄国与波斯的战争从 1804 年持续至 1813 年签订《古利斯坦条约》，以俄国的胜利告终。与此同时，在西部方向以及南部方向多线作战的俄国也开始了长时间的高加索战争，由彼得堡任命的高加索

^① 同时有学者认为俄国对高加索的征服始于 18 世纪末期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见 Ganner M., “Empire and Mountains: The Case of Russia and Caucasus”, *Social Evolution & History*, Vol. 12, No 2, p. 121.

^②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зако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с 1649 года. СПб., 1830. Т. 26. № 19721. С. 502–503.

^③ Thomas de Waal. *The Caucasus: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39.

^④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зако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с 1649 года. СПб., 1830. Т. 26. № 20007. С. 781–786.

总司令成为战时执行国家政令的地区统领。在重点围绕北高加索的征战过程中，叶尔莫洛夫（А. П. Ермолов）、帕斯科维奇（И. Ф. Паскевич）、冯·罗森（Г. В. Розен）以及戈洛温^①（Е. А. Головин）等人也是俄国认知高加索当地情况的主导者，甚至其中还有将纪录在南境的见闻作为个人生活习惯的案例^②。直至 1844 年俄国设立高加索总督区（Кавказское наместничество），军政融合及更体现管理考量的设置使俄国对高加索的统治进入了新阶段。19 世纪中后期，通过军事行动的积累和俄国人的深入探索，围绕高加索的各类介绍不断呈现。

从征服的地域来看，高加索在 19 世纪之前位于俄国的边疆之外。尽管更早时俄国与高加索存在联系，并且自伊凡四世时期就对高加索提出声索，但到 18 世纪彼得大帝时期设置的“高加索防线”（Кавказская кордонная линия）^③以及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延续，还是验证了高加索是边疆之外的地域。18 世纪之后，俄国南部及高加索方向的防御工事线（Российские укрепленные линии）^④随战事和征服不断发生改变。具体来看，俄国在彼得时期的南部疆域范围主要沿别尔哥罗德、沃罗涅日一直到乌里扬诺夫斯克一线，距离高加索地域还相对较远；从顿河及伏尔加河全流域范围来看，俄国的边界以及防御线很重要的考量是南部的游牧民族^⑤。当边境进一步扩展到草原地带，曾连接两条大河并分割俄南部及库班草原的察里津防线（Царицынская сторожевая линия）^⑥已处于最新“前线”的后方。

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俄国的南部边疆^⑦已与北高加索地域重叠。以第五次俄土战争后签订的《库楚克-开纳吉条约》为标志，俄国在南部扩展的范围涉

① Очерк положения военных дел на Кавказе с начала 1838 по конец 1842 года (Записка, составленная Головиным и напечатанная в 1846 году в Риге, в самом ограниченном числе экземпляров) // АКАК. Т. IX.

② Ермолов А. П. Кавказские письма. 1816 – 1860 / Сост. Г. Г. Лисицына; отв. ред. Я. А. Гордин. СПб.: Звезда, 2014.

③ 在英文文献中被称作“Caucasus military line”或是“North Caucasus line”，参见 Thomas M. Barrett, “Lines of Uncertainty: The Frontiers of the North Caucasus”, *Slavic Review*, 1995 № 3.

④ 关于俄国在 16 ~ 19 世纪建立的防线（Пограничные укрепленные линии）的百科定义及地图资料可参见：Советска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В 16 т. Т. 10. 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науч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1968. С. 234 – 236. 另可参见 Аваков П. А.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военных укреплений на южных рубежах России в 1702 – 1711 годах // Военно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2011, № 2.

⑤ Aleksandr Dronov, “ ‘Borders and Frontiers in the History of Russian South’ (the Materials of All – Russian Scholarly Conference, Rostov – on – Don, Publishing House of Southern Federal University, September 26 – 27, 2014)”, *Historia Provinciae: Журнал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истории*, 2017, Vol. 1, № 1.

⑥ 察里津防线建设于 18 世纪上半叶，防线堡垒及工事连接顿河和伏尔加河，修建的目的主要是防御俄南部地区边界之外的游牧民族。

⑦ 此处重点考察和关注的是俄国边疆在高加索方向的推进，乌克兰方向的情况变化未予讨论。

及从黑海到里海沿岸地区，而其中在地峡上以顿河及伏尔加河为坐标的防御线更是体现出显著的南向纵深特点。从莫兹多克要塞（Моздок）到圣德米特里要塞（Крепость Святого Дмитрия Ростовского，现顿河畔罗斯托夫）并延伸至亚速海，由东向西勾勒出帝国最新的势力范围。在这一时期，修建连接莫兹多克与梯弗里斯的军用道路，成为俄国历史上最南端的军事防御工事的组成部分。同时在俄国南部草原与高加索山地的过渡地带，叶卡捷琳娜二世下令修建“库班线”^①（Кубанская пограничная линия）以及作为防御工事又串联起哥萨克村庄的“旧线”^②（Старая линия）。18 世纪末，“黑海防线”^③（Черноморская кордонная линия）成为俄国军队以及哥萨克军人用于监视和防范山民活动的重要战略设置，也作为俄国的边境设置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相比之前在俄南部以及草原地带建立的“防线”，以堡垒工事串联起的俄国“前线”已经南下至库班河及捷列克河流域，即到达了大高加索山脉北麓地带。

在 18 世纪后半叶，从俄国南部草原到北高加索产生了诸多以前线防御工事为雏形、后发展为居民点乃至城市的案例，其中还有不少至今仍作为俄罗斯南部重要城市发挥作用。例如上文提到的圣德米特里要塞，曾是 18 世纪中期俄罗斯南部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事之一，修建的主要目的是保护顿河下游免受土耳其及克里米亚鞑靼人的侵扰。但这座堡垒并未在当时发挥防御功能，周边逐渐发展起来的建筑、农场和村庄却使其成了重要的区域性城市。至 18 世纪末，堡垒的功能被位于更南方的前线取代，而堡垒也逐渐融入了城市建筑群。相较而言，几乎同时期修建的莫兹多克要塞，其地理位置以及联通属性更加深入高加索地域。或许除要塞本身已位于山民聚集地之外，建立从要塞到高加索山南麓格鲁吉亚的道路更加彰显其重要意义，这些事实便是对修建该要塞作为“征服高加索基

① Виноградов Б. В. Боевой ранжир казаков Кубанской Линии в нач. XIX в. // Из истории и культуры линейного казачества Северного Кавказа. Армавир, 2000; Скиба К. В. Кубанская линия в военно –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событиях 1801 – 1835 гг. : Дисс... к. и. н. Армавир, 2004.

② Масленников А. Г. История создания Старой линии и предпосылки создания Кавказского линейного казачьего войска // Российское казачество: история, проблемы возрождения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вития. Материалы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й заочной научно – 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Краснодар: Традиция, 2012. С. 183 – 186.

③ Кондунов В. С. Черноморья и правый фланг Кавказской линии в орбите военно-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й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на Кавказе Е. А. Головина (1838 – 1842 гг.),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и социально –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ая мысль. 2016, Том 8, № 3/1.

石”^① 的回应。莫兹多克要塞同时在不同方向作为连接防线和工事的堡垒，成为俄国在 19 世纪深入山地及南麓的重要高加索节点。最初同样是作为要塞修建的弗拉季高加索，其命名正体现了当时俄国的征服心态。它确保与高加索南部地域的联络，也为俄国下一阶段的扩张及最终征服高加索埋下伏笔。

俄国征服高加索之后，这里便成为了新的帝国边疆。而在俄国人到来之前，高加索因其自然地理特点以及周边民族势力范围划分，就已成为多个政权可辐射到的边疆地带^②。高加索战争结束时，之前提到的诸多防御线设置和管理逐渐失去作用，不再发挥边境的功能。俄罗斯帝国在历史上处于最南端的边界得以确立^③。19 世纪后半叶俄国的范围已经超出了所谓“自然”边界的高加索山脉，但并没有“越过”作为文明分界线的高加索地域。从最初修筑堡垒、建设防御线，转移居民形成具备规模的定居点，到具备多样功能的地区中心，俄国在高加索所进行的管理活动随南向征服行动不断延展^④。在 19 世纪中，俄罗斯帝国恢复了在高加索地区设置总督辖区建制的管理模式，对高加索战争早期的军事化管理进行调整。具体来说，高加索总督辖区属于俄罗斯帝国行政管理体制下的特殊设置，俄皇任命的总督除履行相应行政权力，还担任高加索独立军团的总司令^⑤。俄国中央还相继出台了关于总督区管理的规定，例如设立“高加索委员会”（Кавказский комитет）再次突出了不同于俄国其他地方管理的特点^⑥。

18 世纪后期至 19 世纪是俄国历史边疆变动最为剧烈的阶段之一，原本作为域外的高加索逐渐成为帝国的边疆，至今仍未发生变化。通过《古利斯坦条约》

① Василий Потто, *Кавказская война. Том 1. От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Ермолова*. М.: Центрполиграф, 2006 г.

② Lorenzo Publici, *Mongol Caucasia: Invasions, Conquest, and Government of a Frontier Region in Thirteenth-century Eurasia (1204-1295)*, Boston: BRILL, 2022.

③ 基于 1866 年的情况，俄罗斯帝国位于最南端的地方行政单位是高加索总督辖区，这条南部边界大致与现代南高加索三国同伊朗、土耳其的边界一致。陆路边界根据《土库曼恰伊条约》（1828）和《亚德里亚堡和约》（1829）予以规定。由于 19 世纪中后期西方国家对俄土战争的介入并积极干预俄国继续向南部扩张的趋势，因此俄国南部边界特别是黑海方向的边境根据《巴黎和平条约》（1856）、《伦敦公约》（1871）、《柏林条约》（1878）予以规定。当 19 世纪后半叶俄国推进在中亚地区的扩张，帝国在欧亚大陆上的极南边界不再是南高加索。当代高加索三国及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地图见美国国会图书馆版本，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Geographer. (1994) *The Caucasus region*. [Washington, D. C.: The Office] [Map] Retrieved from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https://www.loc.gov/item/94686405/>

④ 关于俄国在 19 世纪之前的扩张历史可参见：Khodarkovsky, Michael. *Russia's Steppe Frontier: The Making of a Colonial Empire, 1500-1800*. Bloomington, I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⑤ 俄罗斯帝国皇帝尼古拉一世于 1844 年 12 月 24 日签订的法令。参见 РГВИА, ф. 169, оп. 1, д. 1, л. 18 об.

⑥ Бллев З. М. Кавказское наместничество в середине XIX века: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новой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й стратеги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Приложение*. 2003. № 9. С. 39-49.

及之后的《土库曼恰伊条约》，俄国势力征服了位于更南端的南高加索地区。在这一阶段发生的俄土战争以及高加索战争，是俄国历史中涉及高加索片段的较早章节。俄国与奥斯曼帝国在环黑海地区进行了多轮较量，在高加索部分俄国逐渐获得主动。例如1791年签订的《雅西和约》(Treaty of Jassy)加强了俄国在高加索的政治影响，确定以库班河为新国界；在南高加索，土耳其放弃了对格鲁吉亚的主张，并承诺不对格鲁吉亚土地采取任何敌对行动。为了获取北高加索地域，俄罗斯帝国进行了长年战争，参战人员及具备特殊任务的俄方部门来到了高加索当地，在服务政治和军事目的的信息搜集外，也实质上推动了俄国人对高加索地区开始进行系统和专业化的研究。

二 俄国高加索研究的开端：带有军政目的早期探索

基于较为深厚的历史积淀，特别是在近代以来的开拓，俄国对高加索的研究具有他者难以比拟的优势和成果积累。俄国人认为，鉴于历史上特穆托罗坎公国(Тмутароканское княжество)^①的存续，北高加索地区首次进入了俄国人的视野。在俄国的编年史中，10~12世纪的内容中出现有关特穆托罗坎公的记载^②。事实上，如此说法距离俄国势力真正到达高加索、开始进行深入勘探了解乃至研究还要经历较长的时间。在18世纪之前，高加索元素在俄国公文、文献等载体上的出现，主要是涉及俄国中央与一些游牧民族的交往故事，还难以被视为俄国涉及高加索研究的开端。直到18世纪之后，俄国势力以及边疆范围更为靠近高加索地区，情势的改变推动了更为系统和科学化的研究。

本文主要讨论带有在地化特点的研究工作和分析，关于俄国在同时期实行的军政管理及政策分析仅作为背景，并不是侧重点^③。但与此同时，基于亲历者本人的兴趣及资料整理则同样也对俄国的高加索研究发挥了重要奠基作用。以下将

^① Тмутароканское княжество, Больш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https://bigenc.ru/domestic_history/text/4194488

^② Dimnik, Martin. "Kievan Rus', the Bulgars and the Southern Slavs, C. 1020 - C. 1200."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 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54 - 76.

^③ 关于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在高加索的管理活动细节，可参见基于档案资料分析的研究成果。Глашева З. Ж. Основ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на Кавказе в конце XVIII в.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оциальных проблем. 2019, Том 11, № 3, pp. 216 - 230. ; Урушадзе А. Кавказ в конце XIX - начале XX в. : проблемы управления 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на южной окраин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Quaestio Rossica*, 2015, No. 2.

通过案例整理呈现俄国在 19 世纪对高加索实行军政管理时期的成果积累和研究特点。

19 世纪初，西线战场再次将俄国带到了新的转折点，在频繁的军事行动中涌现出一批与历史相互成就的军事指挥官，其中叶尔莫洛夫的事迹被后代传诵。在 1815 年《巴黎和约》签订之后，叶尔莫洛夫的服役生涯转至帝国边疆的另一战场：高加索。在负责高加索事务和任职高加索独立军团总司令的同时，他还被任命为俄国驻波斯特命全权大使。叶尔莫洛夫主政高加索边疆时期，除在与山民、波斯利益的对垒中全力维护俄国的利益外，还积极推进军民融合，改善当地设施以促进俄国人前来定居。而因为其强硬风格，被冠以“高加索执政官”称呼的叶尔莫洛夫所获得的评价存在差异。通过《叶尔莫洛夫笔记》^①，读者能够了解俄国军官视角中的东欧及高加索边疆的细节，另外这些有关俄国在高加索征战的历史总结也从另一层面体现了当时的高加索研究水准。

尼古拉·穆拉维约夫-卡尔斯基（Николай Муравьев - Карский）在 1854 ~ 1856 年间担任高加索总督，在叶尔莫洛夫时期他们曾经共事。除其在高加索作为俄国军事指挥官的身份外，穆拉维约夫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旅行者，特别是将自己在帝国边疆的行走见闻汇集成册并最终出版，反映出身临其境的俄国人看待高加索的第一视角。事实上，他早期在高加索的工作生活，便已展现出探索热情。1819 年，在结束波斯的任务后，穆拉维约夫准备并实施了对里海和希瓦地区的探险活动，具体任务是：叶尔莫洛夫总司令希望通过向里海东岸派出一支探险队，以说服居住在那里的土库曼人与俄罗斯建立友好关系。总司令打算在海岸上建立码头，俄国商船可以在那里安全停泊并储存货物，并且以此为目的建造一个小堡垒^②。1822 年，根据前往希瓦的探险情况和行程见闻，穆拉维约夫在莫斯科出版了两卷本旅行笔记，内容包括相关地区的政治、经济、地理、民族和军事等^③。类似这样的案例，在 19 世纪俄国探索古罗斯“边界”之外的地域内数不胜数，但从目的和内容来看，殖民视角和思维正在帝国的战略中迅速成长，这些

① Записки Алексея Петровича Ермолова: С прил. Ч. 1 - 2. Москва: изд. Н. П. Ермолова, 1865 - 1868. 2 т.

② Муравьев - Карский Н. Н. Соб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 1816 - 1820. Москва: Кучково поле, 2016. С. 337 - 338.

③ 参见：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Туркмению и Хиву в 1819 и 1820 годах, гвардейского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Штаба капитана Николая Муравьева, посланного в эти страны для переговоров. - М.: типография Августа Семена, 1822. 另外，相关及更多内容可以根据穆拉维约夫在 19 世纪上半叶书写的“私人笔记（Соб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整理出的多卷本文献找到更多线索。

早期信息也奠定并服务于圣彼得堡的政治和军事目的。

俄国派往高加索的军政首领的工作和生活经历直接与同时代的大背景契合，也的确是18世纪俄国历史中高加索篇章的主要内容。作为高加索的军政首领，帝国核心给予的任务及管理者的个人风格，都毫无疑问地塑造了俄国对于南部边疆的最初直观性认识。除具有冒险精神且善于纪录高加索“田野”见闻的穆拉维约夫外，还需要提到军政权力和个人风格结合的另外案例：奥尔贝利亚尼（Орбелиани Г. И.）。相比其他高加索总督，奥尔贝利亚尼关于统领和管理高加索的分量并不显著，而他的特殊之处在于格鲁吉亚背景及军事生涯之外的生活侧面。出身贵族的他参与了俄国与波斯、奥斯曼的战争，见证了19世纪上半叶俄国在高加索山以南地区主导权的建立。经过数十年的高加索战争，直到他晋升至高加索地区最高统帅，其一生都是在服务于彼得堡在高加索地区的利益扩展。而除其军政官职之外，文学创作及翻译作品也成为体现其个人风格和被后人铭记的特别之处。他的诗歌往往表现出对格鲁吉亚英雄历史的自豪感，也蕴含着对国家失去荣耀的沉思^①。2004年被确认为当代格鲁吉亚现行国歌的《自由》，正是引用了奥尔贝利亚尼创作的诗歌节选。其特殊的身份和背景特点，着实是政治及文化方面的突出例证。

1862年末，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大公被任命为“皇帝陛下的高加索总督和高加索军队指挥官”^②。从身份来说，任命皇室大公掌管高加索地区在俄国历史上是首创也是唯一一次，可以看出亚历山大二世的特别考量。从背景来看，米哈伊尔大公在俄国南部服役的经历也的确验证了如此安排的背后逻辑。再如其军政管理对高加索引导的角度来看，米哈伊尔大公作出了相当贡献。1864年初，高加索考古学委员会（Кавказская архе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я）正式成立，其工作是收集和整理作为可靠信息来源的档案^③。时值高加索战争结束，米哈伊尔大公指示各军事单位：“为后代保存一份尽可能完整和详细的资料，说明在与

^① “Georgian Poetry”. Alex Preminger, and T. V. F. Brogan. *The New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Poetry and Poe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459 – 461.

^②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大公（Великий князь 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Романов）是俄国皇帝尼古拉一世的幼子。在文中谈到职位的俄语表述为：наместник Его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на Кавказе и командующим Кавказской армией，1864年4月19日，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被任命为高加索军队总司令，1865年成为高加索军区部队的指挥官。

^③ ЦИАГ, ф. 416, оп. 1, л. 53, л. 32. 参见：Максимчик А. Н., Маньшев С. Б. “... Собрать из архивов главнейшие акты и сведения...” (Кавказская архе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я и архивное дело на Кавказе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 //Новое прошлое. 2020, № 2.

山民不间断的 60 年战争中，军队各部以及个人取得的战绩。”^①这一要求得到了军队上下的响应，地方档案的系统化工作及关于俄国在高加索建立统治的历史编纂开始推进^②。通过集合在高加索生活的历史及关于军事行动档案资料，甚至还包括参战士人的记忆和随笔，最终形成了围绕高加索战争历史的《高加索汇编》^③。直到 20 世纪初，《高加索汇编》还出版了多部，相关的文献纪录也成为了俄国视角下珍贵的智识积累。

可以看出，俄国自 19 世纪初开始在高加索的军事行动需要更多关于边疆异域知识的支持，作为彼得堡政令的执行人，最高军事指挥官在本地化的政策执行过程中，收集和积累了服务于军事任务及帝国战略的第一手资料。在 19 世纪的高加索历史中，关于俄国人的考察体现出早期军政探索特点，一些个案的细致程度也预示着高加索研究的迅速发展。

自 19 世纪后半叶，以书籍报刊出版及高加索军区军事历史部门^④（Военно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тдел штаба Кавказского военного округа）的工作推动为标志，俄国的高加索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在俄国军政管理的基调下，具有明确目标指向的官方资料汇编是这一时期文献成果的主要呈现形式。之所以称其为资料汇编，原因在于高加索与俄国的关系在 19 世纪的特点体现在接触、联系和相关研究工作同时进行。其中 1899 年版《高加索战争的历史纲要：格鲁吉亚并入始末》^⑤ 以及 1901 年版《俄国在高加索统治的确立》^⑥ 是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作品。从了解高加索早期历史的角度来看，带有强烈俄国军政统治目的的内容叙事，反映了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大部分时间段内高加索的情况以及俄国的控制和治理逻

① 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https://pro-derbent.ru/mihail-nikolaevich/>

② ЦИАГ, ф. 416, оп. 1, д. 53, л. 32об. 参见：Максимчик А. Н., Маньшев С. Б. “...Собрать из архивов главнейшие акты и сведения...” (Кавказская архе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я и архивное дело на Кавказе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

③ Кавказ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издаваемый по указанию Его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ысочества,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его Кавказскою Армиею. Том I. Тифлис. Типография окружного штаба кавказского военного округа. 1876. Под редакцию Гвардейской артиллерии Полковника Чернявского.

④ 可参见：Парова Л. М. Создание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Военно –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отдела штаба Кавказского военного округа//Военно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1988, № 5.

⑤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кавказских войн от их начала до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я Грузии: К столетию занятия Тифлиса рус. войсками 26 нояб. 1799 г./Под ред. ген. – майора Потто. Тифлис: Воен. – ист. отд. при Штабе Кавк. воен. окр., 1899.

⑥ Утверждение русского владычества на Кавказе. К столетию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я Грузии к России. 1801 – 1901/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начальника штаба Кавказского военного округа генерал – лейтенанта Н. Н. Белявского, составлен в Военно –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отделе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генерал – майора Потто. Тифлис: Тип. Я. И. Либермана, 1901 – 1908.

辑。这些文献可以被算作是高加索研究的最早期内容。

三 俄国高加索研究的发展：个案叙述与机制设置

俄国与高加索互动的最初情节带有鲜明的军事扩张色彩，高加索在俄国历史中从无到有的一个多世纪，也必定体现出与时代背景相匹配的特点。从俄国中央的视角叙述并编纂带有俄国烙印的历史，是后世研究早期高加索叙事的重要参考。与此同时，存在于俄国和高加索互动过程中的更多案例，折射出的则是个性化的实践和视角，以及俄国中央逐步推开的边疆探索机制，包含着对高加索“边界”一般化的尝试。

需要承认，最初的一些探索个案与军政目的和身份直接绑定，但这些故事的张力体现在体制之外的自由空间。费多尔·托尔诺夫男爵（Торнау/Торнов Ф. Ф.）是俄国在19世纪深入高加索、参战、获取当地情报信息方面的典型案例，而更特别之处在于他个人在高加索的融入尝试取得了成功。托尔诺夫于1828年晋升为少尉，他当时写道：“从现在起，命运带我流转于俄罗斯的边界和尽头，将我置于土耳其、波兰和高加索俄军的不同部分。”^①他参与了同时间段爆发的俄土战争，在欧洲东部地区从事过地形测量方面的工作，协助俄军收集直接用于战争的多种信息情报。1832年4月，托尔诺夫抵达梯弗里斯，开始了长达12年的服役工作。除日常本职工作外，托尔诺夫积极参与了梯弗里斯的公共生活。此外，他还深入高加索城市之外的广阔天地开展调查，例如他发现已经掌握的阿布哈兹地图存在很多错误，表示存在足够的案例进行验证和修正。

除日常在城市以及广阔高加索乡野的见闻外，对直接应用于战略目的的地图、资料的研究以及关于生活习俗、社会思潮的捕捉充满了托尔诺夫在高加索的公职生活。由于当时高加索作为俄国南部边疆的事实还未完全稳固，以公职身份开展并带有军事目的的调研性工作所谓“高加索学”初期的主要内容，因而以托尔诺夫为案例呈现俄国对高加索系统关注的起步阶段是能够自洽的。然而在这些存在明确战略目标指向的工作中，还是存有俄国人对高加索地区的深入思考。例如托尔诺夫的手稿《关于阿布哈兹和俄国占领军现状的观点》为阿布哈

^① Дзидзария. Г. А. Ф. Торнау и его кавказские материалы. Глав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Наука”, 1976. С. 7.

兹历史研究提供了诸多材料。在俄国人的认知中，托尔诺夫男爵的“回忆”性作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们被认为是学习研究阿布哈兹 - 阿迪格以及周边民族历史文化片段的宝贵材料，既全面深入呈现历史事件，也好似生动的见证者，具有清醒客观的分析^①。如此材料在帝国时代的战略和档案价值不言而喻，甚至在当代仍然散发着富含底蕴的学术研究意义。

在研究体现个体作用的案例时，需要将其置于俄国当时的历史背景。基于如此逻辑会发现，在高加索研究发展兴盛的历史时期，个案所反映出的积极作用和特点与大背景下俄国的战略和机制设置无法分割。在与高加索融和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带有一般性国家战略指向的机制和组织设置也开始应用于国家的最新“边界”。1845 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下令成立俄国地理学会^②。俄国地理学家彼得·谢苗诺夫 - 天山斯基（П. П. Семёнов - Тянь - Шанский）认为建立学会在于“让俄国土地上所有最好的力量参与研究他们的故土和生活在那里的人”^③。

地理学会成立的时间节点彰显极强的时代特点，效仿同时期西欧社会对地理探险的热情，并回应俄国同样基于帝国视角的地理知识需求。俄国地理学会成立之后，探索和考察工作涉及的空间范围广阔，对于同样作为俄国边疆的南境高加索，地理学会的相关工作也为俄国高加索学的发展提供了促进力量。自 1851 年起，俄国地理学会在全俄不同地区设置分会，其中就包括位于梯弗里斯的高加索分会^④。鉴于学会的实际控制者是沙俄政府^⑤，因而其活动注定与同一时期俄国的战略意图直接对应。在高加索方向，俄国的势力首先是迂回高加索山民聚居的区域，到达了高加索以南的格鲁吉亚。19 世纪 50 年代后期，俄国军队在亚历山大·巴里亚京斯基（А. И. Барятинский）公爵的指挥下取得了针对山民的突破^⑥，除先进的武器以及旷日持久的消耗之外，同时期对高加索山地自然和民族基础信息的掌握也发挥了相当作用。

① Авидзба Р. Л. Тайные десантные рекогносцировки барона Ф. Ф. Торнау на Кавказ и в Абхазию. Вестник МГГУ им. М. А. Шолохова. История и политология. 2014, No. 4.

② Высочайшее повеление Николая I об учреждении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6 (18) августа 1845 года. Кто придумал Русско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https://www.rgo.ru>

③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https://www.rgo.ru>

④ Павлов К. А. Русско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Современ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сервиса и туризма, 2010, No 1.

⑤ 张艳璐：《俄国地理学会的中国边疆史地考察与研究（迄于 1917 年）》，线装书局 2020 年版，第 24 页。

⑥ 关于高加索战争尾声的历史细节，可参见：Письма императора Александра II князю А. И. Барятинскому (1857 - 1864 гг.) /Сост. В. М. Муханов и Г. М. Запальский//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6, No 11.

在回顾俄国时期围绕高加索的制图历史时，高加索军区总部军事历史部编制的一系列高加索地区地图（18世纪末至19世纪不同时期）反映出俄国对高加索信息掌握不断加深的事实。例如包含有1799年边界划分的高加索地图^①是高加索军区总部军事历史部于1899年编制的，其中标识了俄罗斯的控制边界、格鲁吉亚、塔尔基沙姆哈尔王国（Тарковское шамхальство）^②以及土耳其、波斯控制的界线。该地图在《兼并格鲁吉亚的高加索战争史纲》中出版面世^③。自高加索战争结束至俄罗斯帝国的瓦解，高加索军区取代了之前的军队成为与全俄一致的军事管理机关之一，其军事历史部门出于服务管理目的编制了例如地图等信息载体，作为从事高加索资料整理和标准呈现的负责机构发挥作用。俄国对高加索基础信息的整理愈发呈现出科学化、体系化、系统化特征，为之后的高加索研究奠定基础。

四 “边界” 视角下的当代俄罗斯高加索研究

提及地理或地缘概念，无法回避的问题之一是高加索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介于黑海、里海和亚速海之间，位于欧洲与亚洲的分界线之上？在诸多的机制中，高加索的存在感还是难以辨识，只能被描述为欧洲、近东、中亚和俄罗斯的范围之间的边疆^④。目前的情况仍是，用周边因素去描述高加索的边界，体现了基于俄国夺取高加索地域形成的地理表述^⑤。对于一个不能单纯用目前国界来划定的区域而言，高加索的范围也一直是学界关注的议题之一。有关高加索地区范围的描述，一般对“位于里海和黑海之间”的界定没有疑问，自然地理因素的特殊性限定了高加索陆路区域的东、西边界。但与之相对的是，以高加索山脉为核心

^①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карта Кавказского края, с обозначением границ 1799 года. http://www.etomesto.ru/map-kuban_1899_kavkaz/. 此外，在资料搜集时还发现了该机构编制的其他诸多地图，例如：Карта Кавказского края 1801 – 1813, подполковник Томниев. Тифлис, 1901 год.

^② 17世纪末至19世纪在达吉斯坦东北部存在的封建国家。Тарковское шамхальство, Больш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https://bigenc.ru/domestic_history/text/4182898

^③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кавказских войн: от их начала до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я Грузии/Сост. В. А. Потто, В. И. Томкеев, М. А. Рукевич, Е. Г. Вейденбаум; под ред. В. А. Потто. Тф.: Тип. Канцелярии Главного начальствующего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частую на Кавказе, 1899.

^④ Martin W. Lewis, and Kären Wigen. *The Myth of Continents: A Critique of Metage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 203.

^⑤ 参见: Nicholas B. Breyfogle, *Heretics and Colonizers: Forging Russia's Empire in the South Caucasus*. Ithaca, NY, 2011.

区域，纵向的边界却稍显复杂。通常情况下，可以大高加索山脉将高加索地区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地区根据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南部国界线划定；北部地区则参照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划定范围，所涉及的区域包括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以及七个（阿迪格、达吉斯坦、卡拉切沃-切尔克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北奥塞梯、印古什、车臣）共和国^①。在如此划分方法被接受的同时，也存在其他具备解释支撑的版本^②。

在当今俄罗斯的语境中，对高加索约定俗成的划分有不同的表达。例如“北高加索”一般表示俄罗斯所属的高加索地区，是俄罗斯的自然地理单位，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被理解为俄在北高加索地区的行政地域设置。与之相对，被称作“南高加索”或是来源于俄国叙述的“外高加索”（закавказье），大致与当代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以及阿塞拜疆的范围重叠。行政区划设置及国界在地理视角下的呈现更为清晰地呈现出高加索的现状。结合俄罗斯学者的观点，当前围绕高加索地区的多议题研究已经不同于俄国和苏联时期，边界属性还在，但现实边界将高加索地域分割，也将更多因素带进了区域之内，形成了多个国家行为体共享“边界”的时代。联系到当代俄罗斯国家的现实状况，不同方向的边界以及广大边缘空间一直是俄罗斯中央与外界互动的重要问题，高加索自 20 世纪 90 年代所面临的挑战以及现实问题更是不言而喻。因而，在整体把握当代俄罗斯的高加索研究定位之后，有必要继续结合“边界”的特点进行阐释和理解。

具体看当代俄罗斯对于高加索地域的研究，会发现俄国学者的视角并不是将地域的整体性放在首位，而是因当代国家边界划定体现出顺理成章的区别对待。在这种“边界”感的度量之下，关于高加索的学术产出分为作为内部区域之一的“俄罗斯高加索”，以及作为重要近邻所体现出的区域和国际视角。“俄罗斯高加索”等同于作为地理概念的北高加索，据相关研究文献，北高加索地域与历史学、政治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基础研究结合的学术产出，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当代俄罗斯的视角和立场^③。而在坚守俄罗斯的研究关注及服务于当代国家需求

^① Северный Кавказ（北高加索）是俄罗斯的一个自然区域，范围包括前高加索（Предкавказье）、大高加索山脉北坡（除东部的阿塞拜疆部分）以及部分大高加索山脉南坡地域，界限为普索河（река Псоу）。参见：Больш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https://bigenc.ru/geography/text/3543885

^② Папава В.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Кавказия” вместо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Евразии”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 2008, № 2.

^③ 参见：Российский Кавказ: проблемы, поиски, решения: Научное издание//Под общ. ред. Р. Г. Абудулатипова.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2015.

之外，当代研究也折射出对全球化背景及外部因素的关注^①。因而，当代俄罗斯在高加索议题上的研究投入及产出具有二元性。

历史、地理维度因素的交汇以及当代民族国家记忆政治的多样和复杂性，使得高加索的边界属性无法完全等同于国际法准则下的国界功能。之所以有此特殊情况，首先是浓重的历史因素以及高加索连接更广阔范围的文明区域，因此特殊的地域事件或影响会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人为和自然属性的高加索边界。例如，苏联解体之后，“新”的国家边界两侧都发生过甚至仍在持续的动荡问题，因而民族议题、俄国边疆历史、治理现代化等成为高加索研究的重要视角^②。需要说明的是，俄罗斯视角下相关议题的讨论是超越国界和边界的。

后两极时代的国际背景助推了高加索边界属性的“内化”，同时也造成了高加索区域的“间隔化”现状。这一特点集中体现了高加索区域的历史变迁。后苏联时代的高加索研究记录下了新常态的细节，也清晰反映出转型即明显区别于过去的叙事风格。其中最重要的情节在于，围绕大高加索山脉延展的高加索的核心区域^③不再仅处于一方边界之内，当代政治版图与高加索山作为自然地理界限的功能重叠，从根本上改变了本区域的状态，恢复更为区域化和国际化的边界、联通及交互属性，是当今时代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周边国家确认的新内容。在此现状下，边界变化导致地域切割，形成更多力量在高加索地区的对冲，进而呈现出战争、非国家行为体等活跃因素。如此带有强烈“去俄罗斯化”^④内核导向的新常态，在某种程度上又与多个世纪之前的高加索故事形成映照。

在具体故事情节和理论化探讨的尝试过程中，当代俄罗斯的高加索研究也日益涌现出最新时代的底色和重要关注。无论当我们从俄国中心视角谈到“近邻”问题，还是采用“边缘 (edge)”^⑤ 或“边疆 (borderland)”视角，所涉及的内容都是趋向一致的。特别是现阶段在俄罗斯国界之外的、与俄国在多个历史阶段存

① 参见：Российский Кавказ: проблемы, поиски, решения: Научное издание//Под общ. ред. Р. Г. Абудулатипова.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2015С. 209 – 231.

② 参见近年来的最新成果：Народы Кавказа в XVIII – XXI вв.: история, политика, культура: материалы VIII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форума историков – кавказоведов (г. Пятигорск, 14 – 15 октября 2021 г.): в 2 частях

③ 关于高加索区域的划分内容，可参见：Исмаилов Э. М.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Кавказ: история, политика, экономика/Эльдар Исмаилов, Владимир Папава; Ин – т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 Кавказа. Москва: Мысль, 2007. С. 205.

④ 宋博、吴大辉：《俄罗斯化的历史内涵与演化路径》，载《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2期。

⑤ Donald Rayfield, *Edge of Empires: A History of Georgia*. London: Reaktion, 2012.

在充分交互的欧亚广大地带，包括从波罗的海沿岸经黑海直到连接高加索与中亚地区的里海，是俄国的历史边疆、现实国际关系中的“近邻”（страны ближнего зарубежья），是不稳定性突出且引发地区和国际关注的重要议题^①。从联邦层面的对外政策构想到近年来的区域一体化建构实践，从普京的政策表述到俄国知识界对近邻国家的研究，莫斯科的叙事方式正在强化在边界以远地区可能存在的多样政策选择。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似乎莫斯科的理念与做法还难以与西方学界所谓的去殖民化思维^②达成认同。

从“边界”的含义生发出的关注，事实上已经是带有理论化及一般规律的探索。但现实的问题在于，当代特别是近年来的俄罗斯学界关于欧亚广大边界的探讨，仍然体现出根深蒂固的“孤独性”自我思维叙事模式，其成果表达与西方关注同样问题的叙述存在“间隔”^③，建构更为有效学术对话的前景存在现实障碍。事实上，关于在整个去殖民化背景下探讨地区研究的潮流已经存在，特别是借助现有相关学科的理论去浸润和促进再次兴盛的区域国别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趋势。由于全球化的参与者在看待问题或议题时往往持有不同的立场，而从事地区研究的学者在进行定性研究时其立场^④因素也蕴含重要影响，这便是在考量某个特定区域时需要特别关注和值得探索的前沿。

从区域国别研究本身而言，诞生于帝国时代的概念带有殖民色彩，目的就是要通过更好的了解，达到效果更佳的管控甚至占有^⑤。当前，国别和地区研究已经与“殖民”或是“东方学研究”诞生时代存在显著差异。但是，俄罗斯对于边疆和近邻国家的研究定位并未与当代地区研究体现出的最新特征完全结合，其传统认知及观念传承仍对学术产生重要影响。俄国的历史经历、地理特点共同铸就了当代俄罗斯的空间躯体及思维内核，另外，地缘变化影响仍处于变动之中，这些因素在后苏联时代的 30 年内塑造了俄国学界对边疆的理解，而高加索研究便是其中一个鲜明的案例。

① 张昊琦：《中心与边缘：理解大欧亚》，载《俄罗斯学刊》2017 年第 2 期。

② 参见：Raewyn Connell “Using Southern Theory”，*Planning Theory (London, England)*, 2014, Vol. 13, No. 2

③ 参见：Cheskin, A. and Jašina - Schäfer, A. *Relational Area Studies: Russia and Geographies of Knowledge.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22.*

④ Olukotun, Oluwatoyin, Mkandawire, Elizabeth, Antilla, Jeri, Alfaifa, Faten, Weitzel, Jennifer, Scheer, Victoria, Olukotun, Mary, and Mkandawire - Valhmu, Lucy, “An Analysis of Reflections on Researcher Positionality”, *Qualitative Report*, 2021, No. 5.

⑤ Chua Beng Huat, Ken Dean, Ho Eng seng, Ho Kong Chong, Jonathan Rigg & Brenda Yeoh, “Area Studies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a View from South East Asia”, *South East Asia Research*, 2019, No. 1.

五 高加索之于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意义

在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化发展的背景下，有必要对中国视野下有关高加索区域的研究工作进行梳理和分析。与目前域外的情况类似，国内不同相关研究会选择更为宽泛的“欧亚”或是强调俄罗斯的重要研究价值，近年来发表的关于“俄苏问题研究”内容的学术论文^①从时间跨度以及空间跨度主要专注当代俄罗斯、中亚以及东欧地区的学理化研究。若深入“欧亚”研究工作内部，就会发现：欧亚地区研究范畴内的分支细致且交错，不论如何加以限定，似乎还是无法完全覆盖，或者说存在基于关注度方面的不平衡。在国内欧亚研究的发展和演进的脉络中，高加索研究有着鲜明的独特性，与欧亚研究的其他分支仍有一定差距，分量和出现频率明显不足。截至目前，除俄国之外，着重将高加索研究单列，并具有学术产出的情况较为少见。在同样具有政策和学理关切的欧美国家，不论是由昔日帝国身份继承的研究传统，还是当下具备相当科研资源支撑的地区研究^②的工作，对高加索的关注也并不在前列。或许为置于欧亚研究框架下的“高加索研究”正名带有显著的“边界”思维，但更为重要的是对当下欧亚研究的客观评估，并以此审视尚存的研究空白。从近年来国内欧亚研究的情况看，直接专注高加索议题的研究数量相对有限，且多为中短线的政策性研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以地区界限为标准的梳理中，也出现了历史、文学等学科视角下的基础研究成果，它们从微观层面丰富了当下阶段的高加索研究，也在客观上使国内欧亚研究更为饱满^③。

基础研究工作或许无法完全用前沿或前瞻性定义，其核心在于研究者对问题、议题在既有文献基础上进行思考提炼和比较分析，并借助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理论及方法工具，寻求最为适合的学理性表达方式。在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

^① 具体参见：冯绍雷：《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与三个“十年”的俄国国际问题研究——基于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一项观察》，载《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4期；杨成：《中国俄苏研究的范畴重构与智识革命——基于学术史回顾和比较研究的展望》，载《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1期；孙超：《中国俄苏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研究和智识革新》，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9年第2期；孙壮志：《中国中亚研究70年：成就与问题》，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曾向红：《比较区域研究视域下的中亚研究》，载《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5期；冯玉军：《俄国之于中国的意义与俄苏问题研究方法》，载《国际论坛》2021年第6期。

^② Schueller, Malini Johar. “Area Studies and Multicultural Imperialism”, *Social Text*, 2007, vol. 25, No. 1.

^③ 基于高加索地区的基础性研究例如：侯艾君：《强迁切尔克斯人事件与当代回声》，载《俄罗斯学刊》2013年第3期。

性仍处于探索的背景下，欧亚研究及处在次一级层面的高加索研究应当进行何种补充是值得思考的问题。高加索在当前的中文语境下并不能被称作高频词汇，甚至也并没有充分进入学术之外的大众讨论。在区域国别特征、人群关注兴趣均不足以达成强力支撑的客观现状下，或许兼具基础性探索的区域国别研究更能建立中国与当地的纽带^①。

“欧亚研究”实际是由更为区块化的地区研究内容组成的，在通常的学术语境下，中亚研究的对象特指“中亚五国”^②，高加索往往不在中亚研究的范围内。中亚和高加索会在一些情况下并列出现^③，但这种划分并未获得某种公认，体现出研究架构层面的非严格联系。从专业视角看，由明确政治地理因素^④界定的中亚和与之存在自然地理边界的高加索的客观区别，足以使高加索作为欧亚研究范畴内的次级地域存在。但实际情况是，从高加索中心位置向外扩展的自然地理和政治边界将整片地域分割，地理环境、民族地域、国界等因素将自然地域范围较小、政治影响量级有限的高加索再次划分为各具特点的更小范围。这是关于高加索状况的客观呈现，而不是为高加索研究相较其他欧亚研究方向影响力较小而开脱。相反，高加索地域的“马赛克”样态，及其多样化和聚合性特点正是其区别于其他欧亚次地域的鲜明特征，也势必是相关研究工作能够呈现的独特所在。

在更大的范围内，欧亚研究也是在区域国别研究框架下的特别案例：近代以来的俄国因素为欧亚地区打上了特别的共同性标签，也直接造就了甚至还在影响当代欧亚地域的现实情境。在广大欧亚地区范围内，除根据地理区位进行次一级划分之外，历史和现实因素也同样是自然界限之外的另外划分标准。在整个欧亚研究的框架下，俄罗斯始终是实力强大并居于主导地位的因素。在最近 30 年中，俄罗斯仍在发挥并保全自身主导和驱动地区走向的作用，并会通过动用历史资源和遗产，对其认知中的利益攸关区域施加影响。而在边界之外的欧亚边

① 冯绍雷等：《新发展格局下区域国别研究方法与创新》，载《俄罗斯研究》2021 年第 3 期。

② 1993 年 1 月，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五国元首参加在塔什干举行的峰会，正式确定五国统称为“中亚（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改变了苏联时期的称呼。在欧美学界，与中亚等同的概念还有“内亚”（Inner Asia），例如：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全球与国际研究院赛诺内亚研究中心（Sinor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美〕丹尼斯·赛诺：《丹尼斯·赛诺内亚研究文选》，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民族史教研室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 年版。

③ “Central Asia and Caucasus”刊登关于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各类研究议题。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内设“当代中亚和高加索研究中心（Centre of Contemporary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可参见：<https://www.soas.ac.uk/ccac/research/>

④ 李中海：《国外中亚研究及主要观点综述》，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4 年第 2 期。

疆不同方向，中亚、黑海沿岸及中东欧地区在经历转型发展多年后，不论从现实发展还是学术研究角度都已经形成了较为自洽的次区域。在如此情形下，高加索地缘及其学术分支的归属再次成为一个特别值得探讨的案例。

高加索研究是整个欧亚研究的特别案例。从当前未能形成次区域研究关注的特殊性来看，地域面积狭小是难以实现自我叙述的负向因素，而处于区域性大国的边疆之外，其前沿性和重要性却是与现实中国家弱影响力对抗的正向因素。在当前背景下，高加索之于地区的意义更在于可以动用的政治和安全倾向，并通过该逻辑链条建立起高加索国家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小国在当前世界体系中的依附性特点已有学理化的研究，这样的叙述本未能充分体现出特殊性；但高加索小国群体的差异性和活跃度特点，则成为在依附性之外更为体现独立性的案例。

高加索研究是值得深入探索的欧亚研究分支，当下政治、安全因素充盈的政策研究并不能展示这一地区的全貌。高加索地区是孕育人类早期文明的重要地域之一，考古学和历史学视角呈现出时间更早、跨度更大的人类文明发展以及其中的故事细节^①。当人类群体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宗教学和民族学研究则提供了更多具有明确学理指向的价值信息，丰富并不断推动人类对自身认知的边界^②。这些来自成熟学科视角的探索能够为外界提供认识高加索的丰富线索，也能在学术研究进程中不断抽离出有关高加索生产发展的经验，并总结和提炼既在地化又具备一般性经验的规律。当下中国对世界不同区域具有巨大智识需求。因此在进一步丰富和融合基础研究和政策研究的过程中，不能缺失对高加索研究的关注。

结 语

回顾和总结高加索研究的发展历程，俄国的研究毫无疑问是必须参考的重要案例。从俄国与高加索接触并建立联系开始，对高加索的探索学习和认知积累便

^① 参见介绍高加索考古研究的文献：Sagona, A. G. *The Archaeology of the Caucasus: From Earliest Settlements to the Iron Age*. Cambridge World Archaeology. Cambridge, 2018.

^② Этническая толерантность и меж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мир на Кубани: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вт. – сост. С. Н. Ктиторов, О. В. Ктиторова, А. А. Цыбульникова; отв. ред. А. Р. Галустов; науч. ред. С. Л. Дударев. 2 – е изд., перераб. и доп. Армавир: РИЦ АГПА, 2011.

为俄国的高加索研究奠定了早期的基础。与同时期帝国扩张的背景一致，初期针对高加索的探索更大程度上直接服务于帝国的战略指向。执行军政任务的俄国人在融入高加索的工作和生活中，为俄国中央政府带回了可被定义为早期研究的宝贵材料，这些材料便成为近代俄国对高加索研究的重要积累。近代以来，作为欧亚地区核心力量的俄国经历了多次转折，与之相关的地缘及国家历史阶段的曲折情节，也为高加索研究注入了具有不同时代特点的内容。

高加索地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是俄国的边疆。无论从俄国的边界与高加索地域的交互情况，或是依据俄国具备介入高加索地区事务的实力来看，俄国高加索研究的“边界”属性都稳定地作为不同研究成果的内核之一。在近代以来受到俄国影响的广大欧亚地域，高加索的不同族裔分布和异域积淀，注定了俄国对高加索作为南部边疆的特别关注。从欧亚研究框架下的次区域视角进行审视，高加索的边疆精华积累浓郁，但并没有在现阶段通过学术研究得到充分发展和释放。以不同时期俄国高加索研究的历史梳理为重要参照，高加索作为边疆智识蕴藏的独特性仍然显著，对于中国在未来阶段填补区域国别认识、满足政策支持需要意义重大。

(责任编辑 张红侠)